

達爾文主義與無神論必然掛鉤嗎？

余創豪

www.creative-wisdom.com

英國生物學家道金斯（Richard Dawkins）曾經說：「達爾文令到在知識上圓滿的無神論者變成可能。」¹ 他認為：若果一個人不相信進化論，那人必定是「無知、愚蠢、瘋狂、或者敗壞。」² 在他的近作【上帝的幻覺】中，他再次高舉達爾文進化論的大旗，嘲弄有神論者生活在幻覺之中。³ 驟眼看來，達爾文進化論彷彿與無神論緊緊地結合在一起。

其實，進化論有幾個版本，例如在達爾文之前，有拉馬克式的演化論（Lamarckian evolution），與達爾文同一時期的和勒斯（Alfred Russell Wallace）版本進化論，則認為「物競天擇」並不是一個人類進化的充分條件，人類具有道德、美感、數學等高級思想，這些不能單靠生物角度解釋，⁴ 在達爾文的【物種起源】出版之後，又產生了「生物測量派」（biometric school）和「孟德爾學派」（Mendelian school），前者強調進化過程應該是漸變，後者強調了「突變」在進化過程中的角色。⁵ 而原本的達爾文進化論，則強調了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」這選擇機制。

這些林林總總的學說，有些已被否定，例如拉馬克式的演化論，有些矛盾已經成功地消弭，例如生物測量派與孟德爾學派之間的衝突。健康的科學發展史，應該是容許百家爭鳴，但是在道金斯等人帶領的新無神論運動底下，達爾文主義已經變成了不容挑戰、不容質疑的金科玉律，任何人敢冒大不韙，便會被扣以種種侮辱性的帽子。

本文的目的，並不是要反對進化論或者無神論，筆者只想指出：其實，有些無神論學者亦不同意達爾文主義，例如羅格斯大學（Rutgers University）哲學教授傅德（Jerry Fodor）。⁶ 但目前學術界與傳播媒介的氣氛，無疑地扭曲了整幅圖畫。

有理由的選擇與自然選擇

傅德是無神論者與進化論者，但他並不贊成達爾文版本的進化論，他指出：「在物種擁有共同祖先這意義之下，進化論可能是對的，但新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卻不對，這是一種沒有指引、沒有計劃、隨著機遇、自然選擇的過程。任何思想體系否定或者企圖解釋掉（explain away）生物學裏面支持設計的壓倒性證據，無非是意識形態，而不是科學。」⁷

傅德又曾經撰寫一篇題目是〈反對達爾文主義〉的論文，詳細地解釋他的理據。⁸ 他舉出了兩個理由，第一，「自然選擇」（natural selection）並不能導致進化，應該是「有理由的選擇」（selection for）才可以促成進化。自然選擇並不是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科學法則，明顯地，沒有任何生物特性（trait）可以適應任何環境，換句話說，一種特性的適應性取決於其生存環境，舉例說，一種綠色的動物有益於牠的生存嗎？那要視乎

那動物的活動環境是否也是綠色的。動物的膚色與環境一致又是否絕對有利呢？這不一定，一方面，這掩護色會令到動物的天敵很難發現到自己，但另一方面，這同時妨礙了動物的異性發現自己，增加了找尋伙伴的困難。動物身材健碩會有利於生存嗎？也不一定，這會令到牠遇上天敵而逃跑時更加艱難，那麼，聰明的動物會更加能夠持續繁衍嗎？這並不盡然，聰明的動物可能會聰明反被聰明誤，結果自我毀滅，最後地球上可能只剩下蟑螂。

生物與環境複雜的互動，令特性保留十分困難，傅德指出兩個可能性：大自然有目的地決定選擇什麼，但傅德並不相信一個人格神的存在，這可能性被他否決；第二個可能性是生物學具有普遍性的法則，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。因此，達爾文主義大有商榷餘地。

第二個理由，是達爾文主義是一種對無法重複的過去事件提出歷史解釋，這是一種「倒果求因」的做法，故此，嚴格來說，達爾文主義並不是一種因果解釋。第二點牽涉了複雜的哲學問題，筆者就此輕輕帶過。

丹奈特：傅德是傻瓜般荒謬？

〈反對達爾文主義〉發表之同時，高調地宣揚無神論、批判基督教的哲學家丹奈特（Daniel Dennett），對傅德嚴厲地批判，其措辭之激烈，在學術文章中實屬罕見。⁹ 丹奈特文章的題目是〈幻想世界的樂趣與遊戲〉，在文章中，丹奈特說傅德的言論示範了「怎樣不是搞哲學」、是「傻瓜般荒謬」、是建立在「搞笑的薄弱支撐」上面。¹⁰ 學術論文要經過嚴格的審稿制度才可以發表，若果傅德真的如丹奈特所說那麼糟糕，那麼學刊編輯與審稿人都要負上責任。此外，在另外一篇文章中，傅德指出：「有為數不少完全理性的生物學家，不再認為自然選擇這理論是理所當然的。」例如吉特（Stephen J. Gould）和路溫頓（Richard Lewontin）便曾經撰文批評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」，¹¹ 那麼，那些生物學家又是否應該躋身於傻瓜之列呢？筆者不禁聯想起傅德的說話：「……無非是意識形態，而不是科學。」跟丹奈特一樣，傅德也是無神論者與進化論者，但只要有人不是全然支持新無神論陣營任何一個細節，那麼就是「傻瓜、搞笑」。

達爾文主義者認為思想無非是腦袋裏面神經元的組合，人的頭腦是一部複雜的電腦。在關於心靈結構的問題上，傅德反對將人類思想比擬作電腦運算過程，¹² 基於達爾文主義的信念，丹奈特持異議，他認為若要創造一部完美的計算機器，那麼這部機器並不需要明白算術是什麼，電腦的表現無非取決於它所接收的符號。同樣道理，在建構生命的過程中，遺傳基因、細胞並不需要明白生命是什麼，但也可以沒有智慧地、沒有意識地運作。這正好回應了傅德提出的「大自然沒有目的地選擇生物特性」這說法，換言之，大自然不需要「思想」也可以製造生命。丹奈特不客氣地嘲笑傅德是「心靈創造論者」（Mind creationist），因為傅德不贊成心靈就好像電腦一樣，可以是基於物質的。¹³ 這真是奇怪！傅德明明是無神論者與進化論者，又怎會跟創造論扯上關係呢？看來，丹

奈特內心潛藏著深厚的「反創造論情意結」，任何人不贊成他的見解，就變成「敵我矛盾」，就變成創造論者。

當然，並不是所有反對傅德的學者都是那麼激烈和採用人身攻擊，例如哲學家索伯（Elliott Sober）與高德弗里史密夫（Peter Godfrey-Smith）曾經分別撰文反駁傅德，其遣詞造句完全符合學術文章的風格。¹⁴ 大致來說，索伯與史密夫認為：要求科學具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律，這說法並不是近年來科學哲學家的共識，充其量物理學仍需要訴諸普遍性法則，但生物學卻不是這樣，而是採取「模型」（model），模型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（idealization），實際情況與模型可以有所出入，所以生物與環境複雜的互動，只能夠用模型去解釋，而不是訴諸定律。

結語

去年道金斯來到美國亞歷桑亞州立大學演講，演講結束之後，道金斯斬釘截鐵地肯定：若果人們否定宗教、接受他在【神的幻覺】的無神論，這世界絕對會更加美好。¹⁵ 但我恐怕一旦「道金斯主義」或者「丹奈特主義」當道，學術界不再是百花齊放。由道金斯、丹奈特……等學者主導的新無神論運動，對所有宗教（包括基督教）口誅筆伐，在這陣營中，無神論與達爾文主義雙劍合璧，若有人對達爾文主義稍有異議者，都受到無情地侮辱，都會被貼上了「無知、愚蠢、瘋狂、敗壞、傻瓜、搞笑」的標籤，儘管異議者也是無神論者、進化論者、甚至也是名滿天下的學者。弔詭的是，新無神論運動不滿意所謂「基督教基要主義者」、「基督徒右派」的狹隘排他、自以為是，但他們的言行，豈不是比起自己批判的對象更加缺乏容忍精神嗎？

有趣的是，亦是相信無神論與進化論的已故古生物學家吉特，曾經點名批評道金斯、丹奈特的狹窄，文章題目是〈達爾文基要主義〉，¹⁶ 吉特指出：達爾文本人願意接受批評，從來沒有以惡言待人，他從來沒有主張「物競天擇、適者生存」是進化的唯一機制。可是，現在達爾文主義卻被道金斯、丹奈特……等人變成了單一議程，變成了「達爾文基要主義」、「極端達爾文主義」（Ultra-Darwinism）、「自然選擇的激進主義」（Radicalism of natural selection）。不過，筆者卻主張盡量避免採用以上那些名詞，因為可能有些讀者會認為將人家標籤為「基要主義」、「極端主義」，與扣上「傻瓜、搞笑」的帽子不遑多讓。但撥開這些形容詞，吉特所說甚有道理。

注釋：

¹ Richard Dawkins, *The Blind Watchmaker* (London and New York: W. W. Norton and Co., 1986), pp. 6, 7.

² Richard Dawkins, "Ignorance is No Crime" [database online] http://www.secularhumanism.org/library/fi/dawkins_21_3.html (accessed on May 4, 2009)

³ Richard Dawkins, *The God delusion* (New York: Houghton Mifflin, 2006).

⁴ 余創豪：人的地位與萬物有情：再思天主教之宇宙論與人觀 [database online] <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religion/human.shtml> (accessed on May 4,

2009)

⁵ Chong Ho Yu, *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* (Lanham, MD: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, 2006).

⁶ 此外，有些無神論者反對某些已經被廣泛接受的進化論證據，例如西澳洲大學生物學教授莫斯納（Charles Oxnard），不接受一九七四年在東非發現的「露茜」（Lucy）是人類的始祖，是填補了進化論中「失去的連鎖」（Missing link）。限於篇幅，筆者會另文交代。

⁷ Jerry Fodor, “Finding Design in Nature,” *New York Times* (July 7, 2005).

⁸ Jerry Fodor, “Against Darwinism,” *Mind & Language*, 23(2008): 1–24.

⁹ Daniel Dennett, “Fun and Games in Fantasyland,” *Mind & Language*, 23(2008): 25–31.

¹⁰ Daniel Dennett, 2008, p.25.

¹¹ Jerry Fodor, “Why Pigs Don’t Have Wings?” *London Review of Books*. [database online] http://www.lrb.co.uk/v29/n20/fodo01_.html (accessed on May 4, 2009); Stephen J. Gould, & . Richard Lewontin, “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aradigm: A Critique of the Adaptationist Programme,” *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. Series B, Biological Sciences*, 205, (1979): 581-598.

¹² Jerry Fodor, *The Mind doesn't Work That Way: The Scope and Limits of Computational Psychology* (Cambridge, MA: MIT Press, 2000).

¹³ Daniel Dennett, “Darwin’s Strange Inversion of Reasoning” Lecture delivered at *Darwinfest*,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, Tempe, AZ, USA (February 18, 2009).

¹⁴ Elliott Sober, “Fodor’s Bubbe Meise Against Darwinism,” *Mind & Language*, 23(2008): 42–49; Peter Godfrey-Smith, “Explanation in Evolutionary Biology: Comments on Fodor,” *Mind & Language*, 23(2008): 32-41.

¹⁵ Richard Dawkins, “God Delusion,” Lecture delivered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, Tempe, AZ, USA (March 6, 2008); 請參考余創豪：道金斯可以建造更加美好的世界嗎？[database online] 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religion/dawkins_world.shtml (accessed on May 4, 2009).

¹⁶ Stephen Jay Gould, “Darwinian Fundamentalism,” *New York Review of Books*, 44(1997). [database online] <http://www.nybooks.com/articles/1151> (accessed on May 4, 2009).